厚德錄

厚德目錄

厚德錄卷之第一

宋　李元綱百錄真隱李元綱　編
汝南後學何　珝　校正

治獄凡二十三條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

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詰若水廳事詬之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

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官民父子愁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其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寃死者數人欲爲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

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請若
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
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　太宗聞之驟加進擢
自幕職半年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李繼隆（濟人）討夏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
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
集繼隆復爲檄言陰陽人狀陳國家八月不利出
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爲檄云
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

那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
降遂奏轉運司乏軍糧 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
人付三函取轉運使副盧之翰竇玭及某人首級丞
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
若水爭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
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 上既
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曰有細瘦而長
者倘立焉 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朞爲
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以爾爲賢耳乃不才

如此爾何將此安僕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嘗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一幅紙詔書誅三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乃爾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閱之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寇事皆虛繼隆坐落招討知秦州

三二

曹彬侍中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三三

曹彬侍中爲人仁愛多恕平定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

婦必以此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詈罵使不能自存吾綴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其用志如此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公修同在館乃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爲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爲修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修修時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朝廷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

者槩乃上書言修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詆欺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修終坐降爲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諭槩令求退乃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先爲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天章閣待制張昷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使州抗衡多齟齬不

相於州常下之其士卒驕得糧賜優厚雖不出巡
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爲虛費申轉運司能
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守倅朝廷遣知制誥田況
賫詔諭之乃降方其未降也中貴人楊懷敏與張
昷之不協在軍中密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昷
之首我當降願賜昷之首以示賊冝可得上從
之遣中使奉劒往軍中斬昷之首以示賊是時
叅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還且奏
曰賊初無此言是必冤讐者爲之借令有之若以

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何由得行｜上怒解謫溫之落職知虢州（此已持入五十五條）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

曰準誠能臣無如騃何 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騃耳遂不問太尉疾亟上問以後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爲相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希文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語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 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

亦美許公不念舊惡希文面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

呂蒙正丞相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局量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

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酣夫人密揃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爲南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

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其後亦八房子孫川繼五房耳

二十四

趙清獻公閱道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閱道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

二十五

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

曰陛下問趙抃郎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遘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景仁云

王逵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爲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逵旦夕守

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㬥貶恩州
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南逵追哭送
之防者過之逵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㬥河
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
君之死鄉也數日㬥感恚自縊死旁無家人逵使
舁守㬥尸出爲之治喪葬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
皆爲流涕殯㬥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逵賤隸
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
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

飲主之恩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晏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棄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類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卹振救也耶彼雖魏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出司馬溫公涑水紀聞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

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法華寺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旗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車中者乃孝基也驚喜前

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
主此山言訖不見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忘命犯法者紛紛
或捕得數大缶詰以極密竟粢之子綖之所鑄也
初遣監察御史沈畸既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
閱實以聞時宰大怒別選擬鍛鍊綖竟坐刺配籍沒
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以死張再遷亦不顯今三十
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
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之失在於但畏人而不

是天吁可以為世之戒矣

當建炎間侍御沈公追贈直龍圖閣訓詞云士有抵於生前而伸於殁後方其際平執義以行其志亦奚暇擇利害於當時而冀斂榮於今日哉是可嘉歎也爾以直道居御史府執憲不回是為稱職而擅權誤國之人方且嫉惡而排斥之今公朝聰明明昭爾積年之無辜使雖没世而不泯龍圖備直職號清華精爽尚存歆予襃寵紹興己卯正言先生除監察御史訓詞云一先皇帝有賢御史以議獄

不撓忤柄臣至於流落以死朕嘗仰褒錄之典思其人而不及見況有令子克濟其美者哉以爾樂道修身勇於爲善幾冠在列有粹然安靜之風朕既知之矣賜覲斯廷察言可用其以柏寺雄職爲予司聰紹爾家聲則名稱報

陳安節學士云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市斧柯過村人有爲逋負所迫欲自經者惻然盡以所齎與之而紲縲縛困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餓渴乎曰然指路側竹筍令食之堅

不可吅徐傾小甌水於掌以飲之生飲水頓覺精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爲詩頗言人未來事後祝髮爲浮屠參善知識何大圭自閩來云與師熟所遇乃鍾離先生至今往來不絕出方勺泊宅編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於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此謂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卽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

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
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
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掩公
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再適朱氏公性至孝以母在時
方貧及顯非賓客不重肉妻子僅能自充然好施
與所得俸祿盡置義莊以贍宗屬泛愛樂善故雖
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姓字

二宋丱角之年同於學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

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
試罷復過僧於壓郵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
頓異昔時能活数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
及是僧曰不然竹蠢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
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
爲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爲橋以
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
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小宋下二宋私相語曰
妄也二 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一章

慈太后嘗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趙閱道少保寛厚長者與物無忤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侄有欲悦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常知越州値歳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曾子固作救灾記備述其事出陳正敏遯齋閑覽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乎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幷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

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

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郇公得象爲相乃以諫官歐陽修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他升拜不一是時石介甫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及有手鋤姦枿之句頌出泰山孫明復謂介甫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

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英公言於上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死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

必用內肆之人令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其說即皆令具單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姦濳以下并凶肆棺斂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為長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

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買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處女也

二十六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閒子無夭閼者

三十一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

地至堂所熟覘地之家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妍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家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妍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妍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詒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淑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

貲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配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得而見矣 出魏泰東軒筆錄

竇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僊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偁曰僖儀禮部尚

書儀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佩左補闕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儋起居郎劭禹鈞家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

與祝壽背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淚泣而至爲訊問之對曰父罪犯至大辟偏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舉公爲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爲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月之

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
以金帛俾之販鬻由公活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
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
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室無
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
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
公咸爲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
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
踵求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

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實無子壽且促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筭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晉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出范文正公竇諫議事跡記

厚德錄卷第一終

厚德録卷第二

宋　李元綱

三十三

司馬温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一兒偶墮瓮水中群兒譁棄去公則以石擊瓮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齠齔中至今京洛間多爲小兒擊瓮圖

三十四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近曼

卿日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出僧惠洪冷齋夜話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縗絰數人營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蔣出殯近郊賵歛棺槨皆所未具憮然卽

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趙隣幾舍人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年卒子來之亦有文游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卹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

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
先生石守道爲之作傳以厲天下

曹州於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
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
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
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
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
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
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

從姪傑傚繼登進士第今爲曹南令族

司門郎中王績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錄事叅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爲司戶叅軍家貧食口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干於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祿祿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

實公補畢無以輕過輒累遠業并得罪何益卒明
魯不知而獨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
之裕如無慊恨色由是沉困銓管二十餘年晚用
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內有魯姓名時魯已
參大政立侍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
且具陳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
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
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
亦庶賢爲善之報也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蓬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蓆鹽蔬日與飯粥俵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狀頒下諸郡縣寧中命官

於道距公之治逾四十年而民猶詠稱不已

三十一

賈論廣都人倜儻有奇節輕財尙義樂濟人之難王均之叛縣宰初嘯奔山中無以自匿恇怯不能行論質匿其家又使親黨護送帥府脅卒免害聽感之作義士傳刻石三聖院

三十六

劉輝發判泉於八人之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爲之士君子尤以爲難

蘇子美慶曆中監進奏邸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享賓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擊甚急舘者摭文符捕人送獄皆一時之名士都下為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惻見於色魏公之存厚愛賢實可尚已 出蕭中行澠水燕談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昔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

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歎之意公躩且仰遺典客請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張公之上座耶黃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愿公日此承事所以坐張公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掖

之使端愛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張忠定公詠在蜀王帥平賊如風悖艸亂久不寧息公謂王帥曰有平民無辜者在黨中亦宜治之翌日帥送賊三十餘人請公治之悉給公憑遣之曰各著業去帥怒曰何擅縱賊人公曰昨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與足下化賊爲民用固邦本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

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之文近單之文則未知單之行遠某之萬萬矣遂薦單爲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爲士矣

四十二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毋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憊使之然爾故憫之出李畋張乖崖語錄

四十三

楊玢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

從伊耳竟須愁未有將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艸正離離子分不敢復言 出楊文公談苑

丁崖州詞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輙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眞宗欣然嘉納 出嘉祐雜志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以上請燕肅判刑部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

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左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無不貸免自天聖四年距今蓋五十年貸免無慮數萬人古所謂仁人之言肅有之矣職方張洪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萬蓋二十年矣具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寬吏吾以聞淇愀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因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者爭出錢以償

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死者爲首餘悉貸不問廓愧且歎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其乃簡肅公之壻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巽城逋人飯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家而其母猶所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肯害之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爲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爲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鋌銀至縣埜務均之母事少解尋而王爲

叅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以此知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出范蜀公東齋記事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蓋絶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愛開醼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綉衣致玉盞其上且將用之酌酒遍勸坐客俄為吏將誤觸檯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寬大厚重如

三六十一

卷三正

三三十三

此（出劉斧翰府名談）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出歐陽文忠公歸田錄）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務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巳子育

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諭及笄擇一壻亦頗艮具奩粧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淪感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爲羹饋之至薨長經三年以報 山僧文瑩 湘山野錄

宮禁火災真宗驚惶語王文正公旦曰兩朝所積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免罷繼上表待罪上乃

降詔罪己許中外上封事言朝廷得失後有大臣上
言非天災乃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上出其狀當
析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翼日乞獨對言勑火災
陛下降詔罪己臣上言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
詔有違天意果欲行刑願罪臣以明無罪狀上这
然聽納免死者幾百輩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
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
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

公旦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命也入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公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付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焚去之出王素王文正公家錄

韓魏公在魏府僚倩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路稍稍潜卷讀定

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媿且歎曰真天下
盛德也

一六

韓魏公嘗言內官王昭德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嘗
昌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
世昌鞫獄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仍乞兩下錄問昭
德時為勘官正色曰上令其監勘正欲盡公道爾
鍛鍊何等語邪歐公遂請清脫

四十七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
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

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觧持燭罪中爲之感服

四十八

韓魏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四十九

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繁辭爲孔子書又多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出王巖叟忠獻魏公別錄

三十六

王沂公曾罷守洛師歲歉里有囷積者饑民聚黨脅取鄰郡以强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

遠近聞以爲法全活者數千計仍上言國初淮浙
未下之日皆命陝雍晉絳歲漕粟以赴京師遂詔
給陝粟二十萬備廩充而民息肩於今賴之
校書郎張子奭居三川聞皆請見王沂公延於便坐
屏左右詰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
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爲吏至此誠不
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令
將先事除之如何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
未幾檄召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鄉來書軸俾自

閔之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疾告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出王曄王沂公言行錄

四三一

工部侍郎胡宿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皿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大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贐行丁始愧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卒至顯位

四三二

浙士劉廷式本田家隣舍公有一女約與廷式爲婚

後契濶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間訪鄰翁鄰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約女子之家辭以病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携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爲之闊略而後廷式管勾江州太平宫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爲文以美之見沈存中筆談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

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
其爲公子而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
恐其知而自媿也

京師人有以金銀繒錦寶一篋託付於其相知數年
而死彼人歸詣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及
此且無契劵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人曰我躬受
之爾父豈待劵契與汝必預開截兩人相推無敢
當其人遂持以自於官時包孝肅公尹京驗究其
實斷與其子世俗之說皆謂今人無復良心惟日

四十五

有利耳聞是二人之風可以釋一世之疑

蘇子瞻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仰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詣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出呂原明語錄

四十六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

李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絕倒范純夫偶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待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況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吳中辭謝而去出晁氏客語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賀織女父母以農爲業其夫則負擔興販往來州郡賀初爲婦未何洩其夫出外經求每一出數年方歸歸則數日復

出不閒一錢濟其母給其妻家貧無賴閒巷呼爲不孝之子所得錐刀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夫還但以欣然承事飲食漱濯必盡其力未嘗微露風彩言及小妻及干以衣食其夫自以有所慚負則必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則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已則寒不營衣饑不飽食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復益加恭謹下氣怡聲以悅其意雖閨室無人之所亦無怨歎夫嘗挈小妻至家賀則以女

弟呼之慇懃待之略無惱色賀貢爲婦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半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此婦生於窮賤之門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聞禮義之訓而能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過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不謬矣書之以備鑒戒（出花贊玉堂閑話）

孫學士元忠撲吕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爲吕居仁言元祐間其曾對侍講非笑程正叔侍講謂其正叔有多少好事元忠不說何故只言其短其因釋

然心服後不復敢深議正叔因思今人如元忠樂善者少矣侍講謂榮陽公呂原明也（出呂氏童蒙訓）

曹彬侍中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嫁之（出聖宋掇遺）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爲獄囚償官逐

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吾人不得巳諾之即日輪官囹圄遂空

（三十九）

范文正公少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療病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達方未嘗覓之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裹方書小策文正不得巳留之未嘗敢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記如故（出劉延年孫公談圃）

（四十）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朝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

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爲

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恕於父毋親至於必死之地則卻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出范忠宣公行錄）

慶曆中劇盜張海横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喩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遲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

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

由此免死既而富公臨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柰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出蘇子由龍川

別志

李謙溥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絶人敎以少擊衆并人患之乃以蠟丸封書譏進陽遺其兄晉帥趙贊得之以聞太祖即詔謙溥械送闕下謙溥曰此反間也願以闔門保之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

侯可寓逆旅有書生病亟將爲庸醫所誤侯與書生無舊素特哀其途窮輒叱去醫者自爲調藥餌病病間始與之告別 出呂原明呂氏家塾記

四二十九

陳恭國公省華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則家堯佐及偁季子侍立左右坐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後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

四二十

竇儀尚書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晉公談錄

厚德錄卷第二終